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8 November 201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18 年 11 月 7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第 751(1992)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代表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第 751(1992)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85(2017)号决议第 48 段，随信转递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组关于厄立特里亚的报告。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此信和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给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
第 751(1992)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凯拉特·乌马罗夫(签名)



2018 年 10 月 2 日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组成员给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第 751(1992)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85(2017)号决议第 48 段，随信转递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组关于厄立特里亚的报告。

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组
协调员

James Smith(签名)

武装团体专家

Jay Bahadur(签名)

自然资源专家

Charles Cater(签名)

人道主义专家

Mohamed Babiker(签名)

武装团体/海事专家

Brian O' Sullivan(签名)

武器专家

Nazanine Moshiri(签名)

武器专家

Richard Zabot(签名)

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385(2017)号决议提交的报告：厄立特里亚

摘要

在执行这一任务时，该区域出现了历史性的事态发展。在任务期限的后半段，在解决厄立特里亚与其南部邻国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之间的长期争端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关系的解冻——在经历了两年的冲突及其后近 20 年的“不战不和”状态后——直接影响到国家对该区域武装团体的支持。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欧阵)、奥罗莫解放阵线(奥阵)、爱国者金波特 7 号(PG7)和提格雷人民民主运动都与埃塞俄比亚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欧阵、奥阵和 PG7 都已被从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中除名。2018 年 8 月和 9 月，厄立特里亚政府主持并推动了埃塞俄比亚政府与欧阵、奥阵和提格雷人民民主运动之间的和平谈判。2018 年 9 月 16 日，在本报告行将提交前，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两国在沙特阿拉伯吉达签署了《和平、友好及全面合作协定》。

次日，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阿费沃基和吉布提总统伊斯梅尔·奥马尔·盖莱也在吉达会晤，同意在长达十年的争端之后开启两国合作的新篇章。尚不清楚是否就反吉布提武装团体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战斗派)取得了任何进展，也不清楚是否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862(2009)号决议方面取得了进展。

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组得到证词表明，厄立特里亚直到 2018 年年初仍在支持恢复团结与民主阵线-战斗派，但没有发现任何确凿证据，表明该武装团体在本任务期内在吉布提开展了任何重大行动或发动了任何袭击。监测组注意到，在杜梅伊拉角厄立特里亚一侧的前卡塔尔观察员部队营地继续发现有低水平的活动，但监测组无法完全确定该地区有哪些派别。监测组没有找到关于据报 2008 年 6 月 12 日以来在厄立特里亚失踪的其余 12 名吉布提战斗人员下落的进一步证据，厄立特里亚也没有按照第 2385(2017)号决议第 39 段的要求向监测组提供信息。

监测组连续第五年没有发现厄立特里亚支持青年党的证据。

监测组也没有发现违反双向武器禁运向厄立特里亚运送或从该国运出大量武器或弹药的证据。

2018 年 1 月，监测组收到报告称苏丹武装部队被部署到苏丹/厄立特里亚边界，过境点被关闭。卡塔尔的多家媒体报道称，埃及和厄立特里亚两国的部队被部署到厄立特里亚西部，而(或)促使采取这一行动的是包括武器在内的违禁品被越境走私。尽管调查因无法访问该地区而受阻，但监测组在本任务期内没有发现

厄立特里亚和苏丹之间大规模越境走私武器的确凿证据。监测组也没有发现在厄立特里亚西部大规模部署外国部队的证据。

监测组还证实，厄立特里亚得到了所交付的一批 4 架 DA42-VI 型教练机。监测组认为，这些飞机很可能已被厄立特里亚空军用于训练。

最后，监测组注意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阿萨布的军事基地持续扩大，并认为，对厄立特里亚的双向武器禁运不允许会员国开展涉及将军事物资和人员运至厄立特里亚领土的军事活动。

监测组连续第六年未获准访问厄立特里亚，以便与政府代表会晤或进行调查。截至本报告编稿时，监测组协调员定于 10 月 5 日在纽约会晤厄立特里亚总统高级顾问也曼·格布雷布。

目录

	页次
一. 导言	6
A. 任务规定	7
B. 方法	7
二. 武器禁运	7
A. 有关从厄立特里亚向苏丹走私武器和在厄立特里亚西部部署埃及部队的指称	7
B. 向厄立特里亚运送教练机和训练厄立特里亚飞行员	8
C.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阿萨布的军事基地持续扩大	9
三. 对该区域武装团体的支持	10
A. 爱国者金波特 7 号	10
B. 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	11
C. 奥罗莫解放阵线和提格雷人民民主运动	12
D. 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	12
四. 阻碍执行第 1862(2009)号决议的行为	13
A. 在杜梅伊拉角的活动	13
B. 2008 年 6 月 10 日至 12 日冲突以来在作战中失踪的吉布提战斗人员	14

一. 导言

A. 任务规定

1. 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组的任务授权是安全理事会第 2060(2012)号决议第 13 段规定的,经第 2093(2013)号决议第 41 段更新,任务期限经第 2385(2017)号决议第 46 段延长。
2. 监测组根据第 2385(2017)号决议第 48 段和第 2060(2012)号决议第 13(l)段,通过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第 751(1992)号和第 1907(200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于 2018 年 4 月 21 日向安全理事会提供了中期最新情况介绍。监测组还在任务期内每月向委员会提交进度报告。
3. 具体就厄立特里亚而言,监测组的任务规定包括以下内容:
 - (a) 与相关国际机构协调,调查所有用以违反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军火禁运的创收活动,包括金融、海洋和其他部门的活动(第 2060(2012)号决议,第 13(e)段);
 - (b) 调查任何用于违反对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军火禁运的运输工具、路线、海港、机场及其他设施(同上,第 13(f)段);
 - (c) 监测安理会以下呼吁的执行情况:促请厄立特里亚表明其公共财政是透明的,包括为此与监测组合作,证明这些采矿活动的收入没有用于违反相关决议(第 2023(2011)号决议,第 12 和 16 段);
 - (d) 监测安理会以下要求的执行情况: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厄立特里亚停止武装、训练和装备包括青年圣战运动(青年党)在内的旨在破坏区域稳定或在吉布提煽动暴力和内乱的武装团体及其成员(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16 和 19 段)。
4. 监测组的任务还源自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15 段所确立的列名标准。这包括就个人和实体的下列行为进行监测和报告:(a) 违反军火禁运;(b) 从厄立特里亚向旨在破坏区域稳定的武装反对派团体提供支助;(c) 阻碍执行关于吉布提的第 1862(2009)号决议;(d) 庇护、资助、协助、支持、组织、训练或者煽动个人或团体对该区域其他国家或其公民实施暴力或恐怖行为;(e) 阻碍监测组的调查或工作。
5. 监测组授权任务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涉及监测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10 和 13 段所规定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的遵守情况。不过,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751(1992)号和第 1907(2009)号订立和维持的制裁名单没有列入任何个人或实体。
6. 在调查期间,监测组成员访问了巴林、科特迪瓦、丹麦、吉布提、埃塞俄比亚、法国、加纳、荷兰、阿曼、卡塔尔、塞舌尔、索马里、苏丹、瑞典、坦桑尼亚、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7. 监测组设在内罗毕，由下列专家组成：James Smith(协调员)、Mohamed Babiker(人道主义)、Jay Bahadur(武装团体)、Charles Cater(自然资源)、Nazanine Moshiri(武器)、Brian O’Sullivan(武装团体/海事)和 Richard Zobot(武器)。Robert Dekker(财务)2018 年 9 月 1 日辞去监测组的职务，没有协助编写本报告。

B. 方法

8. 监测组前几次报告概述的证据标准和核查程序适用于本报告所述任务期间开展的工作。

9. 本报告采用了以下方法：

- (a) 尽可能从多个来源收集有关事件和专题的信息；
- (b) 尽可能从有关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来源收集信息；
- (c) 确定信息模式是否一致，将已掌握的情况与新信息和正在出现的趋势进行对比；
- (d) 在信息可信度和来源可靠性方面，持续借鉴监测组有关专家的专业知识和判断以及监测组的集体评估意见；
- (e) 采集实物、照片、音频、视频和(或)书面证据来佐证收集到的信息；
- (f) 酌情分析卫星图像。

10. 在调查过程中，监测组会晤了各种不同的消息来源，包括会员国、联合国机构、非政府组织、厄立特里亚侨民、学者、记者、前武装团体成员。监测组从这些来源得到证人证词、照片证据以及保密和公开文件。

11. 监测组无法进入厄立特里亚，或开展调查并与厄立特里亚境内有关当局接触，继续阻碍了任务的执行。

12. 监测组根据委员会以往的指导意见，再次努力在最后报告中列入尽可能多的证词和证据。

二. 武器禁运

A. 有关从厄立特里亚向苏丹走私武器和在厄立特里亚西部部署埃及部队的指称

13. 监测组在 2018 年 1 月期间收到报告称，苏丹武装部队被部署到苏丹卡萨拉州的苏丹/厄立特里亚边界，而且过境点被关闭。卡塔尔的多家媒体报道称，埃及

和厄立特里亚两国的部队被部署到厄立特里亚西部，¹ 而(或)促使采取这一行动的是包括武器在内的违禁品被越境走私。²

14. 苏丹问题专家小组同样注意到来自苏丹当局的报告和媒体报道，内容是埃及和厄立特里亚部队同达尔富尔反叛分子在边境地区集结。³ 监测组认为，尽管注意到少量前正义与平等运动战斗人员继续留在厄立特里亚，但这些报告和报道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⁴

15. 同样，监测组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埃及军队或达尔富尔反叛分子在厄立特里亚西部集结。尽管如此，苏丹东部卡萨拉州于 2017 年 12 月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苏丹部队被部署到边境地区。在本报告编稿时，紧急状态仍在实行。目前尚不清楚与厄立特里亚的边界是否仍然关闭。

16. 对利用厄立特里亚与苏丹间的陆地边界从事非法活动、包括走私武器一事，监测组以前也曾报告过(例如，见 S/2014/727，第 19 至 33 段)。⁵ 由于无法访问该地区，监测组的调查受到阻碍，但监测组在本任务期内，没有发现厄立特里亚和苏丹之间跨境走私武器的确凿证据。

17. 2018 年 2 月 21 日，监测组致函苏丹共和国，请求苏丹当局提供支持，为访问喀土穆和边境地区提供便利，但没有收到回复。

B. 向厄立特里亚运送教练机和训练厄立特里亚飞行员

18. 监测组在其 2017 年最后报告中，对厄立特里亚空军代表试图在厄立特里亚运输通信部主持下采购物资表示关切(S/2017/925，第 40 至 47 段)。在同一份报告中，监测组还报告说，2012 年至 2015 年期间，厄立特里亚空军学员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哈利法·本·扎耶德航空学院接受了培训(同上，第 36 至 39 段)。

19. 2017 年 7 月，一批 4 架 DA42-VI 型飞机交付给了厄立特里亚，这些飞机由奥地利钻石飞机工业有限公司制造，常被用于训练用途。2018 年 5 月，钻石公司的代表通知监测组，飞机是通过总部设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环球航空公司(Transworld Aviation FZE)的 Yogesh Anchan 出售给厄立特里亚运输和通信部的，

¹ 例如，见“Sudan deploys more troops to Eritrea border”，半岛电视台，2018 年 1 月 15 日。可查阅：www.aljazeera.com/news/2018/01/sudan-deploys-troops-eritrea-border-180115053325960.html。

² 例如，见“Sudan closes border with Eritrea due to alleged weapons smuggling”，《海湾时报》，2018 年 1 月 7 日。可查阅：www.gulf-times.com/story/577286/Sudan-closes-border-with-Eritrea-due-to-alleged-we。

³ 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的电子邮件通信，2018 年 8 月 2 日。

⁴ 苏丹问题专家小组报告说，厄立特里亚对正义与平等运动的支持在 2006 年后期终止，因其与苏丹的关系在签署《苏丹东部和平协议》后得到改善。正义与平等运动战斗人员获准留在厄立特里亚，但据报告已恢复平民生活。

⁵ 在其 2017 的报告中，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问题监测组还指出，有人打算将一批空包弹手枪由陆路从厄立特里亚运到苏丹，然后卖给零售商(S/2017/925，第 14 至 17 段)。

此人是销售飞机方面钻石公司“的官方代表和厄立特里亚代理人”。⁶ 钻石公司还证实，环球航空公司于 2018 年 1 月在阿斯马拉举办了一次短期培训班，内容涉及 DA 42 型飞机的维护和使用。

20. 8 月 20 日，环球航空公司在回复监测组的信函时，提供了一份日期为 2016 年 11 月 15 日、由环球航空公司总经理 Yogesh Anchan 和厄立特里亚运输和通信部主任 Kibreab Hidru 签名的合同副本。⁷ 鉴于以前报告的证据表明，厄立特里亚空军曾打着该部的幌子签署国际合同来逃避制裁，并鉴于以往有证据表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向厄立特里亚空军学员提供了培训，监测组认为，厄立特里亚空军很可能将 DA42-VI 型飞机用于训练目的，而那些接受过环球航空公司训练的人是厄立特里亚空军服役人员。

C.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阿萨布的军事基地持续扩大

21. 对厄立特里亚的双向武器禁运不允许会员国进行涉及将物资或人员运入或运出厄立特里亚领土的军事活动，这些活动也不包括在可能的豁免范围内。

22. 有关阿萨布港的卫星图像显示，港内仍有多艘海军舰船。2017 年 11 月 24 日，一份国防分析出版物指出，11 月 15 日，沙特阿拉伯皇家海军的舰船第一次出现在阿萨布港，包括两艘巴德尔级护卫舰和一艘 Al-Jawf(Sandown)级扫雷艇。⁸ 卫星图像还表明，自 2017 年 10 月以来，港口西北约 12 公里处的军事基地在持续扩大。该基地仍有多架固定翼和旋转翼军用飞机。同一份国防分析出版物还指出说，2018 年 8 月 3 日，基地内出现一架无人驾驶飞行器，“尺寸与翼龙二号相当”。⁹

Jabal Ali 7 号商船

23. 2018 年 4 月 24 日，一艘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纳伊夫海洋服务公司拥有的 *Jabal Ali 7* 号商船(国际海事组织第 7725154 号)装运了一批从摩加迪沙戈登将军军事基地搬运上船的军事装备。尽管该船在 4 月 1 日至 5 月 5 日期间没有发送自动识别信号，但监测组收到的情报表明，该船随后停靠在厄立特里亚的阿萨布港，并在那里卸下了军事装备。¹⁰ 如果情报准确的话，这种物资转移将构成违反对厄立特里亚的武器禁运行为。监测组致函纳伊夫海事服务公司，要求提供与 *Jabal Ali 7* 号商船中转有关的所有文件。6 月 7 日，监测组收到纳伊夫公司的回复，称

⁶ 钻石飞机工业公司 2018 年 5 月 4 日给监测组的信。监测组感谢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和钻石飞机工业公司在调查期间给予的配合。

⁷ 在美国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总领事 2006 年 8 月 5 日的一封泄漏出的电报中，Yogesh Anchan 被列为环球航空公司的“也门军方人员”。可查阅：wikileaks.org/plusd/cables/06DUBAI4995_a.html(2018 年 9 月 22 日查得)。

⁸ Jeremy Binnie, “Saudi warships seen at Assab”, 《简氏防务周刊》，2017 年 11 月 23 日。可查阅：www.janes.com/article/75896/saudi-warships-seen-at-assab。

⁹ Jeremy Binnie, “United Arab Emirates deploys Wing Loong II UAV to Eritrea”, 《简氏防务周刊》，2018 年 8 月 15 日。可查阅：www.janes.com/article/82382/uae-deploys-wing-loong-ii-uav-to-eritrea。

¹⁰ 一个西方情报来源 2018 年 5 月 15 日通过中间人向监测组提供的情报。

该公司没有掌握所要求的资料，因为 *Jabal Ali* 7 号商船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防部无限期包租。因此，纳伊夫公司认为，“停靠港口和装卸货物……严格地说归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武装部队负责，由其管理”。随后于 7 月 6 日致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要求提供资料，但没有收到回复。

24. 7 月 9 日，监测组收到纳伊夫海事服务公司一名代表的电子邮件，承认 *Jabal Ali* 7 号商船曾停靠阿萨布港，但声称该商船没有卸下任何军事装备。¹¹ 尽管如此，厄立特里亚领水内出现了军事装备，这在技术上也违反了武器禁运。

三. 对该区域武装团体的支持

25. 安全理事会在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16 段中要求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厄立特里亚停止武装、训练和装备包括青年党在内的旨在破坏区域稳定或在吉布提境内煽动暴力和内乱的武装团体。

26. 监测组连续第五年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厄立特里亚支持青年党。

A. 爱国者金波特 7 号

27. 监测组首先在 2014 年报告(S/2014/727，第 78-86 段)中提供了有关爱国者金波特 7 号的信息，并在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的报告中提供了更新信息(分别见 S/2015/802，第 58-59 段；S/2016/920，第 61-70 段；S/2017/925，第 65-73 段)。监测组在 2016 年报告中指出，该团体在 2015 年 1 月与埃塞俄比亚人民爱国阵线合并后已更名为爱国者金波特 7 号。

28. 监测组收到了关于 2017 年末和 2018 年初与爱国者金波特 7 号结盟的战斗人员从厄立特里亚进入埃塞俄比亚北部的轻微入侵报告，但无法予以独立核实。2018 年 4 月 10 日，爱国者金波特 7 号的高级成员 Neamin Zeleke 就 4 月 2 日埃塞俄比亚新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获任命一事接受英国广播公司《唇枪舌剑》(“HARDtalk”)节目的采访。在采访期间，Zeleke 承认爱国者金波特 7 号主席 Berhanu Nega 当时在厄立特里亚。Zeleke 进一步指出，厄立特里亚“庇护着我们数以千计的自由战士……不仅为我们的组织、也为其他组织……提供庇护和一切形式的援助”。¹²

29. 2018 年 6 月 7 日，监测组在联合王国会晤了爱国者金波特 7 号另一名高级成员 Tadesse Biru Kersmo。Kersmo 告知监测组，爱国者金波特 7 号领导层支持自艾哈迈德总理当选以来埃塞俄比亚政治事态的发展。2018 年 6 月 22 日，爱国者金波特 7 号执行委员会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宣布暂停“埃塞俄比亚所有地区所

¹¹ 据该公司代表称，商船仅装载了二手建筑材料。

¹² 采访内容可查阅 www.bbc.co.uk/programmes/b09yrz44 (2018 年 4 月 12 日查得)。

有使用武器的自卫行动”，并宣布爱国者金波特 7 号部队“已收到严格命令，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武装抵抗”。¹³

30. 2018 年 7 月 5 日，埃塞俄比亚政府将爱国者金波特 7 号从被指认的恐怖主义组织名单除名。9 月 1 日，埃塞俄比亚 Fana 广播公司宣布若干爱国者金波特 7 号战士通过乌梅拉镇从厄立特里亚返回埃塞俄比亚。¹⁴ 该广播公司还宣布，在流亡 11 年后，Berhanu Nega 于 9 月 9 日返回埃塞俄比亚。¹⁵

B. 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

31. 监测组在 2006 年的报告中首次提供了关于厄立特里亚对索马里的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欧阵)提供支持的信息(S/2006/229, 第 15 段)。在 2014 年报告中，监测组指出，厄立特里亚继续对索马里的欧阵提供支持(S/2014/727, 第 56-69 段)。自 2014 年以来，监测组发现的关于厄立特里亚继续支持欧阵的证据有限。¹⁶

32.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7 日，欧阵在阿斯马拉郊外的 Dekamhare 再次召开会议。¹⁷ 在未经证实的会议公报中，该团体表示“感谢伊萨亚斯·阿费沃基总统有力领导下的厄立特里亚国政府和厄立特里亚人民坚定不移地支持欧加登的索马里人民的正义事业”。¹⁸ 但是，监测组在本任务期内没有发现关于厄立特里亚向欧阵提供进一步实质性支助的任何证据。

33. 2018 年 7 月 5 日，欧阵也被从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恐怖分子名单上除名。8 月 12 日，欧阵宣布停止“针对索马里境内(欧加登)埃塞俄比亚安全机构的所有军事和安全行动，直至与埃塞俄比亚政府谈判达成全面停止敌对行动”。¹⁹ 9 月 19 日，厄立特里亚新闻部网站宣布正在阿斯马拉讨论“和谈模式”，并宣布“[将]很快敲定实质性会谈”。²⁰

¹³ 爱国者金波特 7 号，“Patriotic Ginbot7 has unilaterally suspended all self-defense activities using arms”，新闻稿，2018 年 6 月 22 日。可查阅：www.patriotg7.org/?p=2426。

¹⁴ Fana 广播公司，“Patriotic Ginbot 7 left its base in Eritrea to Ethiopia”，2018 年 9 月 1 日。可查阅：fanabc.com/english/2018/09/patriotic-ginbot-7-left-its-base-in-eritrea-to-ethiopia/。

¹⁵ 例如，见 Fana 广播公司，“Patriotic Ginbot 7 leaders return to Ethiopia”，2018 年 9 月 10 日。可查阅：fanabc.com/english/2018/09/patriotic-ginbot-7-leaders-return-to-ethiopia/。

¹⁶ 监测组无法证实关于 2017 年 6 月厄立特里亚军事人员访问索马里境内欧阵训练营的指称(见 S/2017/925, 第 28 段)。

¹⁷ 欧加登通讯社，“Declarations of the 3rd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Ogade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2018 年 7 月 7 日。可查阅：www.ogadennet.com/?p=99897。

¹⁸ 同上。

¹⁹ 欧加登民族解放阵线，“Declaration of Unilateral Ceasefire (ONLF)”，新闻稿，2018 年 8 月 12 日。可查阅：<http://onlf.org/?p=981>。

²⁰ 厄立特里亚新闻部网站，“Peace discussion between Ethiopian government and ONLF”，2018 年 9 月 19 日，可查阅：www.shabait.com/news/local-news/27083-peace-discussion-between-ethiopia-and-onlf。

C. 奥罗莫解放阵线和提格雷人民民主运动

34. 监测组在 2012 年报告中最后一次报告了厄立特里亚对奥罗莫解放阵线(奥阵)的实质性支持(S/2012/545, 附件 1)。²¹ 2018 年 8 月 7 日, 厄立特里亚新闻部网站宣布, 奥阵在其主席 Dawud Ibsa Ayana 领导下在阿斯马拉与奥罗米亚州主席 Lemma Megersa 代表的埃塞俄比亚政府签署了一项和解协议。²²

35. 监测组在之前的报告中指出, 以前设在厄立特里亚的提格雷人民民主运动的一个派系脱离该运动, 在向埃塞俄比亚政府投诚后返回埃塞俄比亚。²³ 2018 年 8 月 28 日, 厄立特里亚新闻部网站报道, 由提格雷人民民主运动主席 Mekonen Tesfai 领导的厄立特里亚境内的该运动剩余派系已在阿斯马拉与埃塞俄比亚政府达成协议, 继续“通过和平手段”开展运动。²⁴

D. 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

36. 监测组在 2011 年报告中首次提供了厄立特里亚向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战斗派)这一反吉布提的武装团体提供支持的信息(S/2011/433, 第 268-276 段), 随后在 2015 年、2016 年和最近的 2017 年报告中提供了最新信息(分别见 S/2015/802, 第 60-63 段; S/2016/920, 第 72-82 段; S/2017/925, 第 93-107 段)。

37. 2018 年 7 月, 吉布提官员称, 厄立特里亚继续支持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战斗派, 并称其正在吉布提进行的各项活动继续有损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从而阻碍执行第 1862(2009)号决议, 违反了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15(c)段。²⁵

38. 2018 年 3 月, 监测组约谈了两个人: X 和 Y。X 曾经在吉布提武装部队服役; Y 是平民, 2017 年 6 月在吉布提北部被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战斗派绑架, 2018 年 2 月 18 日获释。²⁶ X 和 Y 均告诉监测组, 他们被关押在厄立特里亚

²¹ S/2014/727 第 84 段也简要提及奥阵。

²² 厄立特里亚新闻部, “Ethiopian Government and OLF sign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 2018 年 8 月 7 日。可查阅: www.shabait.com/news/local-news/26817-ethiopian-government-and-olf-sign-reconciliation-agreement。

²³ 关于提格雷人民民主运动的更多详情还见于 S/2012/545, 第 51-52 段; S/2014/727, 第 70-77 段; S/2015/802, 第 50-57 段; S/2016/920, 第 53-60 段; 以及最近的 S/2017/925, 第 83-92 段。

²⁴ 厄立特里亚新闻部, “TPDM reaches Peace Agreement with Ethiopian Government”, 2018 年 8 月 28 日。可查阅: www.shabait.com/news/local-news/26946-tpdm-reaches-peace-agreement-with-ethiopian-government。

²⁵ 根据吉布提官员提供的报告, 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战斗派在本任务期内发动了两次袭击: 2018 年 3 月 1 日, 它被指开枪射击塔朱拉和奥博克之间的一辆客运车辆, 打伤三名乘客; 2018 年 6 月 3 日, 它被指放火焚烧了塔朱拉州 Dourra 附近一个工地的施工设备。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战斗派没有声称对任何一次袭击负责。

²⁶ 约谈在政府设施内进行, 有吉布提当局的人员在场。应这两个人要求, 不公布其姓名。监测组在 2017 年报告中详细介绍了这两个人遭到绑架的那次袭击(S/2017/925, 第 104 段)。

Anda'ali 营地。²⁷ 当时，50 至 100 名配备有各种武器的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战斗派战斗人员占领了营地。X 和 Y 还说，该营地紧邻两个小型厄立特里亚军营，而且每个月有一辆厄立特里亚军用卡车为该团体补充粮食供应。X 和 Y 均报告称，观察到有武器运抵该营地。²⁸

39. 2018 年 7 月 31 日，监测组约谈了声称已于 2018 年 5 月向吉布提当局投降的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战斗派的一名前成员 Z。²⁹ Z 还告知监测组，Anda'ali 营地大约有 50 名武装战斗人员，每月由一辆厄立特里亚军事卡车补充粮食供应。Z 还向监测组描述了 Anda'ali 营地、位于几百米以外的厄立特里亚军营以及周围地区，这些描述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地区的卫星图像一致。

40. 在整个任务期间，监测组还屡次约谈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战斗派领导人 Mohamed Kadamy。Kadamy 否认收到过来自厄立特里亚的军事支助，但确认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战斗派收到了来自“该区域军方”的一些武器³⁰ 和吉布提侨民的进一步支持。Kadamy 还承认 2017 年 6 月发起了 X 和 Y 遭绑架的袭击。³¹

四. 阻碍执行第 1862(2009)号决议的行为

A. 在杜梅伊拉角的活动

41.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9 月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在位于杜梅伊拉角厄立特里亚一侧的前卡塔尔观察员部队营地继续有低水平的活动。

42. 2018 年 2 月 18 日，监测组与卡塔尔外交部长反恐和争议解决调解问题特使穆特拉克·卡塔尼会晤，讨论吉布提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调解状况。特使告知监测组，卡塔尔观察员部队已全部撤出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如果争议双方对卡塔尔的调解作用持不欢迎态度，卡塔尔就无法开展任何调解工作。特使还告知监测组，卡塔尔观察员部队撤出时将车辆、船只和基础设施留在了杜梅伊拉角的营地，但没有留下没有任何武器或弹药。监测组在 2018 年 7 月 1 日再次与特使会晤。特使此次会晤时称，2017 年 6 月卡塔尔观察员部队撤出数小时后，厄立特里亚人员进入该营地。

²⁷ Anda'ali 营地位于厄立特里亚/吉布提边界 Dadda'to 镇以北约 24 公里处。

²⁸ 这些陈述引发了关于这么一小群战斗人员需要多少武器的问题，特别是考虑到随后发生的与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战斗派有关的袭击规模小，次数不多。

²⁹ 应此人要求，不公布其名字。

³⁰ 2018 年 3 月 29 日对 Mohamed Kadamy 进行电话约谈，2018 年 6 月 15 日与 Kadamy 会面。

³¹ Kadamy 声称，袭击的目的是活捉一名吉布提士兵，以期随后交换一名被抓获的恢复团结和民主阵线-战斗派战斗人员。在这次袭击中，平民 Y 被误认为是军人。Kadamy 声称，X 和 Y 是被拘押在吉布提北部山区而不是厄立特里亚，但没有提供拘押地点的具体细节。

43. 2018 年 3 月 22 日，监测组在吉布提武装部队的支助下访问了吉布提境内杜梅伊拉角以南的对峙阵地。监测组无法核实吉布提武装部队的代表有关厄立特里亚部队正在占用杜梅伊拉角的前卡塔尔观察员部队营地的说法。³²

B. 2008 年 6 月 10 日至 12 日冲突以来在作战中失踪的吉布提战斗人员

44. 在本任务期内，监测组继续调查自 2008 年 6 月 12 日以来据报在厄立特里亚失踪的其余 12 名吉布提战斗人员的下落。³³ 监测组从战斗人员家属、³⁴ 外交渠道和国际组织寻求消息，但没有发现有关其命运或下落的任何进一步消息。³⁵

45. 厄立特里亚和吉布提在 2010 年 6 月订立的调解协议第 3 条规定，双方向卡塔尔国提供一份清单，其中载有双方拘押的战俘人数和姓名，以及一份载有失踪人员人数和姓名的清单。在 2018 年 7 月 1 日的一次会议上，卡塔尔特使穆特拉克·卡塔尼告知监测组，厄立特里亚没有提供关于吉布提战俘或失踪的厄立特里亚人的任何消息。³⁶

46. 监测组还确定，2014 年吉布提就失踪的战斗人员向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提交了“指控厄立特里亚国的文函”。³⁷ 吉布提指控厄立特里亚拒绝提供关于战斗人员的信息；有系统地不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接触战俘，违反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规定的义务。³⁸ 截至 2018 年 9 月，该委员会尚未就这一事项作出决定。

47. 2018 年 7 月，监测组约谈了 2008 年 6 月 12 日以来一直被关押在吉布提的其余 19 名厄立特里亚战俘。所有战俘都对厄立特里亚政府认为他们是“叛逃者”表示关切。2017 年 12 月，他们都获得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承认的难民身份，并获发难民身份证件。³⁹ 2018 年 2 月，难民署和红十字委员会确定由瑞典重新安置 19 名战俘。

³² 监测组注意到，吉布提部队大多仍驻扎在杜梅伊拉角以南约 15 公里处的 Moulhoulé 前卡塔尔营地，但观察哨设在距离杜梅伊拉角约 5 公里的地方。

³³ 见第 1907(2009)号决议第 4 段，第 2385(2017)号决议第 39 段中作了最近一次更新。

³⁴ 2018 年 7 月 30 日，监测组与在吉布提失踪的 12 名战斗人员的家属会面。这些家属都证实，自 2008 年 6 月 12 日以来，他们没有收到关于他们的亲人下落的任何信息。

³⁵ 2018 年 7 月 30 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吉布提与监测组会晤时也证实，红十字委员会没有厄立特里亚境内战俘的消息，也没有接触到任何战俘。

³⁶ 在多哈与外交部的会晤，2018 年 7 月 1 日。

³⁷ 吉布提共和国提交到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的指控厄立特里亚国的文函，2014 年 7 月 21 日。

³⁸ 它还指出，厄立特里亚不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吉布提战俘的各项决议，等于阻挠第 1862(2009)号决议。

³⁹ 7 月 31 日，难民署通知监测组，由于十年来这些战俘一直得不到厄立特里亚政府的承认，难民署已出于人道主义原因给予战俘难民身份。